

《画皮2》剧组亮相戛纳,本报记者专访费翔——

我不介意别人叫我费叔叔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倪自放

当地时间5月17日,电影《画皮2》剧组亮相戛纳,主演费翔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以往一直给人以帅气形象的费翔,时隔多年后重回大银幕,演绎一位邪恶的巫师,费翔自己说这次形象改变很大,让人几乎看不出是自己演的。费翔表示,不奢望非常年轻的观众能够迷自己,以后如果再演电影,还想变得更邪恶。

谈转型

想演偷情的老爹

齐鲁晚报:大家心目中的费翔是个歌手,上次演电影也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次为什么又回归大银幕?你一直给人印象是帅气阳光,这次演邪恶的大反派是否担心观众会接受不了?

费翔:我背着这张帅气的脸庞很多年了,当了偶像很多年了,我心理上完全不介意造型上是否颠覆,因为我是在演戏,在塑造一个魔幻的角色,往日的那个帅气王子在片场就是个专业的演员,在电影领域我更愿意别人说我是百变的演员。我不会因为演了反派而担心被观众排斥,其实反派也可以演得令人扼腕叹息,我希望影片中的我在破灭的一瞬间,观众可以为我投来惋惜之情,我觉得我就成功了。

齐鲁晚报:之后还会参与更多的电影作品吗?

费翔:可能不会太多,好角色可遇不可求啊。其实很多人希望我多演一些电影,制作人柴智屏就多次对我说,‘你想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准备为你量身打造电影作品。’我告诉她,我想演一个中年男人,这个男人会和儿子的女朋友或者妻子偷情,这是我想演的,比《画皮2》的巫师还邪恶,我想和以前角色形象不一样。不过我这样的角色设想有点尖锐,有点重口味,连柴智屏都

不敢跟我接着往下说了。

谈变老

叫我费叔、老费都行

齐鲁晚报:《画皮2》的制片人,请你出演这部电影,主打的就是中年粉丝。

费翔:哈哈,可能中年人喜欢我的会比较多一些,包括50后、60后还有一些70后。我知道,根据电影观众年龄段的调查,中年观众不大习惯走进影院看电影,他们更喜欢坐在家里看电视。如果因为我的原因有中年观众能走进影院看我们这部电影,我会非常高兴。

齐鲁晚报:你希望成为更年轻的观众的偶像吗?

费翔:NO,哈哈,《画皮2》吸引更年轻观众的任务,就交给赵薇、周迅、陈坤、冯绍峰、杨幂吧。对于更年轻的观众来说,我相信他们是知道我的,毕竟这些年我还在上春晚,但每个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偶像,我不奢望有更年轻的粉丝,我都52岁了嘛。

齐鲁晚报:看来你不排斥年龄问题。

费翔: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变化和成长,更何况我正从中年步入老年。常有人问我,跟那些20多岁的歌手一起拼杀,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可我对自己的年龄感到很自在,因为我过去没浪费时间,我很清楚过去30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的今天是过去自信



费翔在《画皮2》海报前。

和经历的积累,我会很享受当下,享受在台上唱歌。

齐鲁晚报:你介意别人叫你费叔叔吗?

费翔:我一点儿都不介意,和

我一起合作的舞蹈演员都是20岁出头,他们都叫我叔叔。我让他们这样叫我,我说叫我费大哥、费叔叔、老费都行。我觉得50多岁的男人魅力无穷。 戛纳5月18日电

23天通过审查参赛

《浮城谜事》有希区柯克的悬疑

本报戛纳5月18日电(特派记者 倪自放 实习生 刘梦圆) 戛纳当地时间17日19时,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华语片《浮城谜事》举行全球首映,导演娄烨携演员郝蕾、秦昊、齐溪、朱亚文、常方源走上开幕红毯。首映上尤为引发关注的是,影片片头出现了中国国家广电总局的龙标,标志《浮城谜事》已经过审,这对被禁五年后复出的娄烨来说至关重要,《浮城谜事》终于可以安全参加戛纳的竞赛,该片将于年内全国公映。

剧本审查用了五个月

娄烨的电影出现标志电影可以在中国公映的龙标,不管是对于戛纳,还是对于娄烨来说都是很罕见的事情。之前因为拍摄题材和尺度等问题,娄烨曾被禁五年不能在中国内地拍片,他的《颐和园》《春风沉醉的晚上》都无法在内地公映。

关于影片过审,娄烨表示剧本用了5个月过审,但电影成片从送审到过审,仅用了23天,“电影局主要是针对国内由于没有分级制度而提出的一些小的修改意见,我表示理解,所以接受了,对于这个结果大家都很高兴。”

娄烨说过,自己可以拍摄可以公映的电影,但为了公映是否在内容上进行了一些妥协?从《浮城谜事》看,该片有一定妥协。戛纳电影节专门为《浮城谜事》准备了一场

开幕红毯,红毯音乐选择的是《浮城谜事》片中一段音乐——国内独立乐队沼泽乐队的“惊惶”,这段音乐在片中共出现了2次。对于这段音乐,娄烨介绍说,“惊惶”是沼泽乐队4年前创作的音乐,虽然不是很有名,但他觉得很适合影片的氛围,片中还用了几首中国独立乐队的音乐,“都是一些自己录音,自己做音乐的,有很多特别好的作品”。娄烨表示,他还曾想过用另一位独立音乐人的作品来做开头音乐,但担心过不了,就放弃了。

用命案关注双重生活

在首映场后,有观众评价说,“镜头对准婚姻和家庭,挤满了烟火气。看的时候好像一头扎进隔壁家油腻腻的灶台。”娄烨对此非常认同,“这部片子写的就是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包括经常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和真相。人们往往沉溺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而忽视了背后的真相。”而法国媒体看后评价说,“有希区柯克的悬疑,有日常生活,有社会性、有人性,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

随首映一起曝光的还有《浮城谜事》一款国际销售海报,男主角秦昊插在两位女主角郝蕾和齐溪的中间,劈掉一半的脸,表示这个男人游离于两个女人之间,过着截然不同的双重生活。对此娄烨说:“这个男人用不同的方式处理

与两个女人的生活,有时看着很可笑,但你会看到这个男人是在努力想找到一种平衡的生活。实际上双重生活是生活的某种现实。在一种生活寻找不到的东西,可以在另一种生活中寻找到。在地上找不到的可能性,可以在地下找到可能性。”

娄烨表示,“谜事”有两重含义,“一个女孩的命案是一个谜事,另一个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谜事,每个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共谋命题,这

个女孩的命案是很多人共谋造成的。其实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造成的,每一个人都是造成这个现实生活的共谋者。”

倪自放 摄



《浮城谜事》主创人员亮相。



奢侈的游戏

本报特派记者 倪自放

戛纳电影节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天天都有红地毯可走。一般的电影节也就是在电影节开幕式和闭幕式请明星走红地毯,而戛纳电影节除了这些,每天还都请至少一个参赛片剧组和前往戛纳宣传的电影剧组走红地毯。天天走红地毯,让戛纳电影节更像一个PARTY,一个随性的游戏,弄得电影节夜夜歌舞升平。

当地时间的每天晚上六点半至七点半,主会场电影官前的红毯照例开场,这里离戛纳的黄金海滩不足百米,凉爽的海风吹来,让人非常惬意。成龙领衔的《十二生肖》剧组率先登场,只有成龙的登场让在场的近千名围观者小小骚动了一下,因为围观者中有不少前来戛纳旅游的华人,剧组其他人都是生面孔,现场根本无法同观众互动。《盗梦空间》女一号玛丽昂同一帮看起来陌生的演员走上红地毯时,现场的互动也不多,只有背景音乐里黑人歌手的饶舌演唱带动了很多人的情绪,围观者貌似很陶醉地在海滩边摇摆。

这个享誉世界的电影节的最高奖项名为“金棕榈”,本以为这个法国南部小城应该有很多棕榈树,因而才以此命名,但从山上走到山下,从海边走到市内,发现棕榈树并不是戛纳的常见树种,电影节主会场电影官前也只有三棵。少数派的棕榈树其实跟电影节也有一丝同类的气息,作为艺术电影的最高殿堂,戛纳主竞赛单元的电影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过于艺术,今年主竞赛单元里最大牌的导演阿巴斯·让·雅克·戈达尔,也只是电影发烧友而非普通观众所熟知的。

尽管城市人口只有七万人,戛纳算是国际知名的度假小天堂,能够住在这里的,大多是一些富人,从海边停靠的诸多私人游艇就可以看出来。戛纳的大街上,影迷的数量不少,富豪的数量也多,戛纳电影节只不过是这个富豪聚集区的点缀,电影节之于戛纳,不过是一个奢侈的游戏。

戛纳5月18日电